

JIAOTONGGONGJU SHIHUA

中华文明史话



交通工具史话



郑若葵

胡 绳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出版了。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及其他单位有关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在深化改革的大好形势下，历史科学工作者立足于“两个文明”建设，贴近现实，为社会需要服务的一次尝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博大精深，以其辉煌的成就屹立于人类文明之林。中华文明既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我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艰苦奋斗的结晶，也是凝聚我国各个民族团结奋进的无形力量。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理所当然要珍视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它并使之发扬光大。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就民族属性而言，不是欧美的，不是其他国家的，而是中国的，是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之上的文化。就社会属性而言，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封建主义的，而是继承了一切优秀历史遗产、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我们也不能向后倒退，必须努力创造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更高的、更进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然，这样的任务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我们全民族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韧不拔，一代接一代地奋斗。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史，从而构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我们主张尊重历史，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是昨天和前天的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有一个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既往文化传统的问题。如同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一样，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并非尽善尽美。它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与糟粕掺杂，彼此渗透，总的说来，精华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中华文明史的基本格局。因为主流是精华，所以中华文明才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向前推进。也因为有这样那样的糟粕，所以需要一代接一代的改革者去推陈出新，创造更高层次的文明。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既是它自己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在各个国家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必要的。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不意味着把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种形态的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或民族。恰恰相反，应该是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所以，我们主张中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广泛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我们国情融

为我有。我们也主张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不赞成在文化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我们认为，惟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创造精神产品的劳动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既主张潜心攻关，编撰富有创见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鼓励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现实，从社会需要出发，撰写大众化的、有学问的著作，进行学术普及，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而努力。也就是说，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规模恢宏，涵盖广泛，内容丰富，是一套大型的普及性学术丛书。全书百册，分别从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礼俗等不同方面，对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阵容很强。其中，既有众多学有专长的中老年学者，也有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科研人员。这套丛书大都是他们在坚实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写成的，有较强的学术性、科学性，而在表述方式上，则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做到雅俗共赏。我希望，这套丛书能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明确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和自豪感。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努力奋斗。

1997年12月

**本丛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八五”重点研究课题**

本丛书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中华文明史话

中华文明史话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胡 绳

主 编 江 流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忍之 吕叔湘 任继愈

刘大年 杨向奎 苏秉琦

余冠英 汪敬虞 张政烺

席泽宗

编委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正(常务) 王渝生

王德有 任式楠 李 文

李根蟠 李新达 张显清

张海鹏 滕振微

目 录

序	胡绳 (1)
引言	(1)
一、中国古代交通工具溯源	(4)
1. 有关交通工具起源的传说	(4)
2. 从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看中国古代 交通工具的渊源	(6)
二、夏、商、西周时期交通工具漫话	(14)
1. 夏朝的服牛、乘马和荡舟	(14)
2. 商代的交通工具	(17)
3. 西周时期的交通工具	(20)
三、东周时期交通工具漫话	(27)
1. 东周的牛车	(27)
2. 东周的马车	(29)
3. 东周的驴车、羊车和人力车	(38)
4. 东周的水上交通工具	(39)
5. 东周的骑乘	(46)
6. 东周的舆轿	(50)

四、秦汉时期交通工具漫话 (52)

1. 秦汉牛车 (53)
2. 秦汉马车 (56)
3. 秦汉驴车、骡车和人力车 (74)
4. 秦汉水上交通工具 (79)
5. 秦汉骑乘 (91)
6. 秦汉舆轿 (95)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交通工具漫话 (99)

1. 独领风骚的牛车 (100)
2. 跌入低谷的马车 (105)
3. 其他畜力车和人力车 (108)
4. 水上交通工具 (110)
5. 骑乘 (113)
6. 渐入发展坦途的肩舆 (120)
7. 司里车和指南车 (122)

六、隋唐五代时期交通工具漫话 (123)

1. 牛车的继续风行 (124)
2. 马车的继续沿用 (125)
3. 发达的水上交通工具 (126)
4. 别具情趣的骑乘 (133)
5. 兴盛发达的腰舆 (141)
6. 信鸽 (145)
7. 鹳鸟 (146)

七、宋元时期交通工具漫话 (147)

1. 牛车、骡车和驴车利用 (148)
2. 独轮车 (152)
3. 水上交通工具 (153)
4. 骑乘 (165)
5. 轿子 (170)
6. 记里鼓车 (172)
7. 驿狗与驿羊 (172)

八、明清时期交通工具漫话 (173)

1. 典礼仪仗活动用车 (174)
2. 轿车和敞车 (176)
3. 人力车 (179)
4. 舟船 (179)
5. 骑乘 (192)
6. 轿子 (195)
7. 自行车的出现 (198)
8. 铁路机车（火车）的引进和制作 (199)
9. 西方马车的引进利用 (200)
10. 汽车的出现 (201)

参考书目 (204)**《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书目** (205)

引言

衣、食、住、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最常见、不可缺的生活方式。穿衣、吃饭、睡觉、行走是人类生存、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们既互有区别，又联系密切，相辅相成。

行，指出行或行走。出行意味着交通。行走的经常性和社会性最终导致交通的出现、交通工具的诞生和交通体系的逐渐确立与完善。交通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对人类原始的行走方式、方法的升华、变革、提炼和集合，也可说是对人类行走革命的深刻注解和高度概括。“交通”两字，在古汉字中出现极早。商代的甲骨文中所见的“交”（𦥑）字，像一人上肢舒展下肢交叉站立的姿态，表达出交叉、交错的意义；“通”（遁）字是以“用”为声符，以“彳”（双人），“止”（脚趾）做形符，构成了人行走的意义。甲骨文虽有“交通”两字，但尚未出现“交通”一词。“交通”一词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度地》中有“万物交通”的句子，这里使用的“交通”一词是上通下达、万物沟通的意思，与行走革命的“交通”词义并不等同。汉晋之后，“交通”一词在古籍中的出现逐渐增多，如《史记·黥布传》中的“布皆与其

徒长豪杰交通”，《汉书·江充传》中的“交通郡国豪猾”，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等等，均见“交通”一词的运用，其表达的意义主要是指人缘和地缘的相互沟通，与代表行走革命的“交通”寓义已基本接近。“交通”一词发展到现代，除了具有有形的、可视见的载体沟通含义外，同时也赋有诸多属于无形的、肉眼无法窥视的载体沟通内涵，如利用电波、声波传递声像信息等。

在人类行走能力革命的所有交通行为中，交通工具与道路是可视载体交通中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交通工具，是指为人类的出行或货物运输提供绝对便利的载体或代步工具，它是对人类行走或运物能力的一种补充、延展和扩张。交通工具是人类行走能力和交通水平的重要显示器，交通工具的有无、优劣，能直接反映出时代、地域、民族的行走能力、交通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就独立的家庭、家族或阶层、群体而言，交通工具的有无，交通工具种类拥有量的多寡、质量的好坏，往往又成为地位、身份、等级的贵贱高低的标志。如商周时期的贵族以马车显贵，秦汉以后的权贵以马车、楼船、牛车、轿子等显贵，近现代的豪门富绅、老板大亨则以飞机、游艇、高级轿车等炫富……不难看出，交通工具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息息相关，它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的

一般情况，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

自古迄今，人类创造和开发利用的交通工具种类名目繁多。但从宏观角度看，则可归纳出水、陆、空三大类。水上交通工具主要以筏、舟、船、舰、艇等为代表；陆地交通工具主要有动物牵引的车、橇，人力推动的独轮车、辇（音 niǎn），机械动力的各种车子，还有据以骑乘的各种动物等；空中交通工具则有飞机、船、汽球、信鸽、鹤等等。另外，现代社会还发展出诸如有线、无线电、卫星等通过电波、声波信号来传播文字、语言、图像的交通联络或通讯工具。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中，水、陆类交通工具扮演了至为重要的交通角色，而空中类则仅见信鸽和鹤等。本书对中国古代交通工具历史的追述，由于受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主要侧重在载物乘人的水、陆两类交通工具上。

一、中国古代交通工具溯源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其中，古代交通工具的发明与开发利用，便是这一灿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表明，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发生历史，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和古老的年代。

1. 有关交通工具起源的传说

中国古籍传说中出现的最早的交通工具主要有舟、车、橇、櫓（音 jú）等。

① 舟。这是古人对船类物的一个总称或泛称。据古籍所载，舟船比车等在起源发生时间上更古老一些，古籍有不少关于中国舟船起源的传说。《世本·作篇》记载：黄帝的两位大臣“共鼓、货狄作舟”；《周易·系辞下》则直接认为黄帝“刳（音 kū）木为舟，剡（音 yǎn）木为櫓（音 jí）”；《山海经·海内经》记有奚仲的父亲“番禺始作舟”；《墨子·非儒下》认为是番禺的同辈兄弟“巧倕作舟”；《吕氏春秋·勿躬览》则是“虞舜作舟”。上述传说始作舟船的人物虽不相同，但比较一致地推断始作舟船的时间在夏王朝之前至黄帝时期前后，此段时间的绝对年代，依据近年来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

比勘而知，当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晚期）内。

② 车。指用木质构件为主构成的带轮的供乘坐或搬运并用畜力牵引的交通工具。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车子，主要有马车和牛车两种。马车，《太平御览》引《释名》文“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荀子·解蔽篇》“乘杜作乘马”；《吕氏春秋·勿躬览》“乘雅作驾”；《世本·作篇》“奚仲作车”；《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说文解字》“车，夏后时奚仲所造”。以上传说始创马车的人物有黄帝、乘杜、乘雅、奚仲，其中乘杜、乘雅据学者考证认为是同一人而异名。故始造马车的人实际上只有黄帝、乘杜、奚仲三人，而按黄帝造车说，则中国马车的起源基本与舟船时限相同（此说由于出现稍晚，且影响较小，一般不被直接采纳）。乘杜是商朝的先世王公，奚仲是薛国的皇祖、夏代的管车官，两人均属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人，故据乘杜、奚仲造车说，中国古代马车至少在夏王朝时期便已发明并被利用。《史记·夏本纪》在讲述大禹治洪水故事时也说“（禹）陆行乘车”，如果这一传说可靠，则中国马车的始创至少在尧、舜时期已完成并获得较充分的利用。从学术界研究的现状看，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对马车的起源时限大多持比较审慎的态度，倾向于乘杜、奚仲造车说。夏代已出现马车，马车的始创下限时间绝不晚于夏朝，这与文献传说是基本一致的，近现

代学者也大多认可此说。牛车，指用牛作牵引，用于乘坐人或搬运货物的车子。《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勿躬览》等均有“王亥作服牛”的记述。王亥是商王的先祖，其生存年代大约在夏朝积年内；服牛，指用牛来拉车。据此传说，牛车的创制和利用最迟在夏王朝时期便已出现。

③ 橽。这是一种平底无轮的木质板状载体，用于载人和搬运货物。《史记·夏本纪》有大禹治洪水“泥行乘檼”的传说，如该传说属实的话，则木檼这种适应于泥沼地或雪地上行走的交通工具，大致在大禹或夏王朝时期便已发明和利用。

④ 檺。这是一种木质轿子般载体，靠人力肩扛而行，用于载人或物。其形类似现代四川山区流行的滑竿，《史记·夏本纪》在讲述大禹治洪水故事时也提到大禹“山行乘檺”的事，此说表明檺类交通工具至迟至大禹时期前后亦已发明并应用。

2. 从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看中国

古代交通工具的渊源

上述古籍传说无疑为追溯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的渊源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线索和基础，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关注。现代的历史学家，除了借鉴这些传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外，又难能可贵地获得用考古发掘资料来研究、比勘、验证历史传说的机会。凭借着这种得天独厚的时代机遇，对中国古代交通工具起源的追溯研究，其深度与广度，均大大超越了